

屋 黑

著 清 璉

局 部 工

S. N.

**PUBLIC
LIBRARY.**

書 閱 共 公

文 學 研 究 會
創 作 叢 書
第 二 集

屋

黑

著 清 澣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命(36703)

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第二集

屋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陸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 者 連 清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

(本書校對者蔡仲宣)

目次

目	次
綿襪	一
吸血鬼	一五
幸福的人	三一
暑假期中	四六
黑屋	六一
復生	七六
古城一日記	九八
不相識者	一五七

錯的推理與命運這東西……

一七三

4

棉襖

一所狹隘的堆滿了陳舊家具的房間裏，菜油燈寂寞地閃着幽微的光。從窗櫺的破紙中吹進夾着細雨的呼呼的風，使得牠怯冷似的顫抖。在牠的旁邊，一個不很潔淨的豬油缸投射長而圓的影，搖擺着不定的輪廓染黑了桌上的一隅。從牠底大張着的圓口裏，溢出陣陣刺人味覺的氣息，這便驅使那一個一歲多的孩子忽然停止了翻弄書籍而捫觸牠。牠險些兒顛狂地傾倒了。幸得那位坐在桌旁做針黹的年青的母親用手來扶着她。把油缸移開之後，隨手拾起一隻被什物擠到桌的邊緣而正要跳下去的筷子，給她愛的哭喪着臉的孩子。她輕輕吻着倚在身側的小面龐，說道：

「玩這個吧，這個多好啊！」

她說着，做出可笑模樣，逗得她歡喜了，又纔掉過頭一針針地刺着。針刺在布上有些冷澀；她身上也覺得有着寒意了，想上牀去睡覺。於是她不住地呵欠。轉過頭望着半開的門外，全是漆黑，大概有一陣冷風正在那裏打着迴旋，她立地想起這個：他或許不回來了。她便彷彿記起他說過夜深了不開渡船的話；於是放下女紅悄然坐着。

她正在凝神，前門被什麼東西踢開了。她原已決定他是不回家的，立刻喫驚地站起身來。

「誰？」她懼怕而促聲的問。

沒有答話。一個孱弱而面色蒼白的男子隨即走進房間裏來。

「你回來了……」她微笑着迎上前去。

「爸爸！」一响是靜默着玩弄筷子和毛邊書的孩子立刻銳聲地喊；便要跳入他底懷裏。

那男子拒絕了那雙向他張開的小手的邀請，忙着脫下被雨淋溼了的衣服。一面發出不大清楚的語音：『咳！今夜出城太遲了。我以為不能過河了呢，不料還有一隻渡船……』

『被雨淋得好溼的麼？』她關心地問。一隻手扶着立在凳上的孩子。

『上船便淋雨；夾衫也有些潤啊。』

『你遲早總得買一把傘的，我說。冷天來落雨的時候還多着呢。』

他已經卸下了衣服，坐在矮的竹椅上換鞋。他歎氣道：『傘是可以不買的，膠鞋卻非有一雙不可。如果雨落大了，我可以不過河；但是些微的雨，路上也是溼而滑的。沒有牠真是喫苦得很！』

『你下月便掙節出一筆錢來買牠吧。』

『下月沒有存錢了！』他低聲歎道：『昨天拿回家的六雙綿襪，便是預支下月的薪』

買來的……唉！多貴啊，我們好像連襪子也穿不起了！」

他們相對默然。

會。他又說道：「弟弟的兩雙襪給他做好布底吧。我的可以稍緩。」

她含糊地應着。躊躇半晌纔不安地說：「嬌拿一雙短襪去了呢！」

「嬌……」

「……她說叔叔兌錢回家就付給我們。」

他微微喫了一驚，但沒有再作聲。這時他已經做好了應做的事，靜靜地在牀沿上抽煙。微弱的燈光射着他底臉，蒼白的面色上塗上一層憂悵的陰影。

她局促的坐在桌旁，像是在思索什麼一般，呆呆地望着散漫的視野。約莫幾分鐘光景，她冷然地說：「先做你的兩雙襪底罷……最後做我底一雙……」

「不。」他回答道：「你先把弟弟底做好；下月再設法補買一雙給你。」

「我不要。冷了我可以穿皮鞋。」

「皮鞋便不冷麼？冬天來一個人至少該有兩雙綿襪的；我總得設法……」

「那麼，等叔兌錢回家，嬌還我後再買罷。下月你要買鞋，又要買米……」

「兌錢回來怕不是容易的事啊。」他截住說：「況且她還借了我們的錢，便全當作房租罷……些小的綿襪，你還肯叫她付還麼？她是很可憐，據你說，糧食祇夠喫到冬月初，不是嗎……」

「嬌今天還藏着哭了呢！」她忽然掉過話頭說。

「爲什麼緣故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大概是看見兒子又病了吧。」

「你沒有勸她麼？」

「她是藏着哭的，假如我不去取醃蘿蔔，還不知道呢。」

他沒有再說，又低下頭抽煙。

門外淅淅瀝瀝的雨聲中，忽然夾着對岸都市裏二更的響聲。牠飛過河來，飛到這荒涼的夜的鄉野，帶着十分的淒寂與蕭條。

「我們睡覺了吧！」她懶懶地說。連着又打了兩個呵欠。

秋天一過去，氣候即陡然增冷。圍繞着都市的河裏露出一帶沙面的島嶼；迴旋的風在河上刮過，使水波寒顫的浮湧。在鄉村裏，植物都萎縮着而且呻吟；人們和鳥獸也都像絕跡了。

這年頭兒，真不是窮人們能夠過活的啊！

現在她在孩子身上加了綿襖，給自己也穿得厚厚的以至近於臃腫。但她常常這樣愁思着：「我很冷啊！」因為她老是覺得缺乏一件東西。這個東西似乎比無論什麼還有

更能禦寒的效力。當她穿上真正的冷天的衣服，便開始覺得不管怎樣身子總是冷得打顫。身體的上部雖是過於厚重不至有狂風侵入，但在她每一作念，便像有使她齒牙相擊的寒氣從下面的罅隙裏衝涌上來。那便是因爲下面沒有更多一點的把腳也包得厚厚的綿襪。

在她看來，他和弟弟彷彿是很幸福的。便是噓氣也似乎有火爐的味兒。她很久便渴望着她也能夠熱熱和和地雜在他們中間談笑，那時她不知將是怎樣快活。或許在休息日也能同着上街去玩玩。每一次她瞥見他回家，便不覺想到他手裏拿着一個紙包，走進唯一的房間裏便遞給她——而且他會這樣說：『你看！這一雙綿襪合你底口胃麼？』她不知怎樣歡喜地接過手，打開牠。她或許要在心裏笑得幾乎流出淚來。——但是，這是真的事麼？她不是在瞥見他回家的第二個剎那便明白他是空着兩隻手的麼？不錯，一切她都懂得了！立刻她便想到還沒有買膠鞋，沒有買傘。他們是喫的太多了，買米和其他的

日用品，一個月常常去掉十來個『花邊』而且他們還要兌些回去給父親們喫。於是，她祇有暗暗歎氣；似乎這每一次回家的情形都是一樣的在欺騙她。

有一日他這樣說了：『再緩幾天，也許有錢買綿襪啦！』

她笑一笑，並不怎樣回答。心裏卻暗暗在應着。因為觸動她底心事，便要冷得打顫。

幾天過去了，接連着許多的幾天也過去了，他還是說着，說着。幾時他纔給她一點子滿足呢？她失望的次數可太多了，不知不覺想到這是永遠辦不到的事情上來。於是她很嘔氣，悔恨不該使嬌看見以致四雙短襪被拿去了一雙。雖然她會滿心念着自己的嬌是很可憐很可憐的。

嬌已經把她底一雙襪底做好了。她用白的布密密縫着，後跟還做了一朵花。那一雙襪是那樣的，中她底意，使她彷彿覺得煖和到了極點而讚美着。她看見嬌穿着走起路來如此輕捷，不免皺着眉頭；心裏即感到一種難堪的空虛和落寞。

「你看這樣式還可以麼？」嬌說。雖是疑問的話卻充滿了自信。

她可有些局促的樣兒，老是凝視着。然後她默默地走入房間去，無力地躺在牀上。她便恍惚聽見嬌說過叔叔有信回來的事。如果她不是做夢的話，她確記得有一天嬌上城去拿信。她便疑心着她瞞着兌取了錢。甚至她親自看見嬌嘔氣的事，彷彿也是作偽。

這天晚上，她向着他歎息道：「她怕不打算付錢給我們了！」

他道：「你還想到付錢的事麼……看見她那樣的可憐光景，你不是不軟心的呢！」
「我們自己也很可憐啊！」

這一句强有力的話早已盤據了她底心；也許是氣候對她太殘酷了使她過於憂苦吧。她並不辯護同情不同情的確她是這樣想着：「假如有三雙襪，我可以毅然送伊一雙。」事實很明顯地擺着，她那裏有三雙襪呢？

末了她聊以自慰地想，要是緩幾天他能踐他的約言，她便永遠不提及綿襪的事了。

她在心裏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再緩幾天他會買回來的吧……」

她永遠是愁悶着。她穿着皮鞋走路，在從前曾經是悅耳的聲音，此刻似乎有些討厭了。加以常常把布底鞋踏得積滿了溼泥的他回家時的光景，一對照着自己無論走那裏都穿着厚重的皮鞋，總覺心頭難過。在這個時候，她忠誠地希望他能有一雙膠鞋的意念，比自己再有一雙綿襪的企求更切。——從另一方面說，他有了膠鞋以後第二項被買到手的東西自然便是綿襪了。因為他說過落雨便不回家的話，傘確是可以不買的。即使買，也應當是買了綿襪以後的事吧！

但是天氣實在更冷更冷了，（往後走還不知要冷到什麼地步呢！）當她洗着穿得太久了的綿襪，覺得脚上正要生凍瘡。第一是冷得很厲害；其次便不能不說是脚趾有些

發癢。在這個時候，她又自然地想起路溼了不必回家的事，也是可以的。他何必一定執着於回家的念頭呢？悶悶地相對坐着也不是好玩的事體。況且——她又想到他有的是很孱弱的身體，如果受了涼則太不值哩！

這一大堆念頭時時在她胸中洶湧。有許多次她想吐出一些，但總沒有決定怎樣的好。她獨自斜躺在牀上，便想像桌旁坐的是他，她試用各種態度各種辦法和他商量這件久已潛伏在她心裏的事情。她又揣度他底心理他底回答而得到一個比較滿意的結論。到最後來，自己也奇怪怎麼如此癡想。而實際上空虛悵鬱的日子，仍是照常地走過她的面前。

「別兒的爸爸有信回家了！」一日嬌拿着一封信愉快地走來，請她代閱。是她剛從城裏帶回來的。

她歡忭地接過信，拆開牠，一句一句的唸。有些字祇是模糊地認着，她勉強能領會大

意。那些字是說，遠方的他也很窘，一時還籌不出錢來……祇這幾句便夠了，以下的她不知道。——實則除此意外，也沒有寫着什麼啊。

讀完了簡短的信，她呆呆地立在桌旁。在此一剎那間，她心頭油然地涌上『可憐她啊！』的濃摯的情感。因為嬌的沈默的悲傷已經神祕的注入她底身裏。她覺得以前望嬌還錢真是殘忍的念頭了；於是開始寬慰那位可憐的人。

『遲早總有錢寄回的吧！』她這樣說：『好心腸的人，不愁沒路走啊。』

『誰知道呢！』嬌歎氣說，踏出房間。她幾乎哭了。

她惘然地想着，放棄她底針和線在桌上。一直到階沿上玩着竹竿的孩子跌下石級去，她纔從迷惘中驚醒。

不待怎樣推想，從這天後她知道沒有希望了。於是她覺到自己是世上最可憐的孤苦無依的人。她被錢魔玩弄着，從生下地來便是這樣。現在她除在自己心裏盤算以外，沒